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十一

紅樓夢第二回 大觀園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却說鳳姐回至房中見賈連尚未回來便分派那管辦探春行李粄菴事的一干人那天有事後忽然想起探春來要賄他去便叫豐兒与兩丫頭跟着頭裡一丫頭打着燈籠走出門來月光已上照耀如水鳳姐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因而走至茶房窓下听见裡面有人喊喳喳的又似哭又似笑又似議論什麼的鳳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心內大不受用便命小紅進去細打聽著用話套出原委來小紅答應著去了鳳姐只帶著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尚未關只虛掩的掩著於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外面更覺明朗滿地下重影杳無人聲甚是淒涼寂靜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听唿的一聲風過吹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唰喇的作響枝梢上吱嘎的發响將那些寒鶲宿鳥都驚飛起來鳳姐吃了酒被風吹只觉身上發噤豐兒後面也把頭一偏說好冷鳳姐也掌不住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艮鼠坎肩兌拿來我在三姑母那裡等着豐兒也不得一聲也要回去穿衣裳連忙答應一声回頭就跑了鳳姐剛舉步走了不遠只觉身後唏噓似有聞嗅之聲不覺頭髮森然直豎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見黑漆一寸東西在後邊伸着鼻子聞他唬那兩隻眼睛

恰似燈光一般风姐嚇的魂不附体觉失声的咳了声却是隻大狗那狗抽頭回身拖着掃帚尾巴

跑到大土上方站住了回身犹向风姐拱拱兒风姐此時心跳心驚急急的向秋爽齋來將已來至門口方聽
遇山子只見迎面有丁人影兒一恍风姐心中疑惑还想著必是那一房的了頭便向是誰問了兩声並沒有
人出来早已神魂飄蕩了恍惚忘了似乎背後有人說道牆娘連我也不認得了风姐忙回頭一看只見那人
形容俊俏衣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裡的媳婦來只聽那人又說道牆外只管享榮華
受富貴的心盛把我那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於東洋大海了风姐听说低頭尋思搃想不起那人
冷笑道牆外那時怎樣疼我來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风姐听了此時方想起來是贾蓉的先妻奉
氏便說道嗳呀你是死了的人哪怎麼跑到這裡來了呢啐了一口方轉身要走時不防一塊石頭绊了一
跤犹如夢醒一般渾身汗如雨下虽然毛髮悚然心中却也明白只見小紅豐兒影兒待已的來了风姐
怕落人的褒貶連忙爬起来說道你們做什麼呢去了這半天快拿來我穿上罷一面豐兒走至跟前伏
穿上小紅過來扶着要往前走风姐道我快到那裡他們都睡了回去罷一面說著一面帶了兩丁丫頭急
急忙已趕到自己房中贾璉已回來了风姐見他臉上神色更變不似往常待要向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空

然相向只得睡了至次日五更賈璉就起來要往禁內廏都檢點太監裴世安家來打聽事務因太早了只卓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便拿起來閒着第一件吏部奏請急選郎中奉旨照例用事第二件是刑部題奏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私帶神鎗火藥出邊事共十八名人犯頭一名鮑音係太師鎮國公賈化人賈璉想了一想又往下看第三件蘇州刺史李孝一本參劾縱放家奴倚勢凌辱軍民以致因姦不遂
殺
 死節婦事兇犯姓時名福自稱世襲三等貳銜賈璉看見這一件心中不自在起來待要往下看又恐遲了不能見裏世安的面便穿了衣服也等不得吃東西恰好平兒端上茶來喝了兩口便出來騎上走了平兒收拾了換下的衣服此時鳳姐尚未起來平兒因說道今兒夜裡我聽着奶奶沒睡什麼覺我替已捲著好生打了平兒罷鳳姐也不言語平兒料著這意思足了便爬上炕來坐在身邊輕輕的捶著那鳳姐剛有要睡之意只聽那邊大姐兒哭了中一姐又將眼睜開平兒連向那邊叫道李媽你到底是怎麼着呢姐姐哭了你到底指著他些你也忒愛睡了那邊李媽從夢中驚醒听得平兒如此說心下一發好氣狠命的拍了几下口裡嘟囔着罵道真的小短命鬼兒放着屁不挺三更半夜嚎你外的喪一面說一面咬牙便向那孩子身上擰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鳳姐听见说了不得你听已他便捲磨孩子了你過去把那黑心老婆子下死

勁的打他几下子把他拖過來罷平兒咁道奶奶別生氣他那裡敢捱磨姑兒只怕是不提防確了下子也有的這會子打他几下子沒要緊明兒叫他們背地裡嚼舌根倒說三更半夜的打今鳳姐听了半日不言語嘆一声說道你瞧這會子不是我十旺八旺的呢明兒我要是死了撂下這小孽障还不知怎麼樣呢平兒咁道奶奶這是怎麼說大五更的何苦來呢鳳姐冷笑道你那裡不知道我是早明白了我也不久了虽然活了二十五歲人家沒見的也見了沒吃的也吃了衣祿食祿也算全了所有世上有的一都有了氣也踏盡強也算爭足了就是毒字兒上頭缺點也罷了平兒听说由不的眼圈兒紅了鳳姐咁道你這會子不用假慈悲我死了你们只有喜歡的你們心計和氣已過日子省得我這天你们眼裡的刺只有一件你们知好歹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平兒听了越發掉下淚來凤姐咁道別扯你朴的臊那裡就死了呢這麼早就哭起來我不死还叫你哭死了呢平兒兄說連忙趕哭道奶奶說的這麼叫人傷心一面說一面又撓凤姐後膝腿的睡着平兒方下炕來只听外面脚步響誰知贾璽遲了那裏世女已往東去了不遇而回心中正沒好氣進來就向平兒道他们还没起来麼平兒回說沒事呢贾璽一路摔簾子進來冷笑道好啊這會子还都起不来安心打攜臺打撒手兒一叠声又要吃茶平兒忙倒了一碗茶来原来那些丫鬟老婆子见贾璽出了门又復睡了不打谅這会子回來原不曾預備平兒便把

溫過的拿了來賈璉生氣舉起碗來嘩啷一声碎了十片碎。鳳姐驚醒唬了一身冷汗。嗳哟一声睜開眼兒。璉氣很重的坐在傍邊平兒彎着腰拾碗片子呢。鳳姐道你怎麼就回來了。向了一声半日不答應只得又向一声。璉嚷道你不要我回來叫我死在外頭罷。鳳姐哎道這又是何苦來呢。常時我見你不像平兒回來的快向你一聲也沒什麼生氣的。賈璉又嚷道又沒遇見怎麼不快回來呢。鳳姐哎道沒有遇見少不得添些明日再去早些。見面然遇見了。賈璉道我可不吃着自己的飯替人家趕獐子呢。我這裡一大堆的事沒了動秤兒的。沒來由為人家的事瞎鬧了這些日子。當什麼呢。正往那有事的人還在家裡受用死活不知。還听见話要鑼鼓喧天的擺酒喝戲。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外的腿面說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罵平兒。鳳姐听了氣的乾咽要和他分證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強陪笑。道何苦來。生這麼大氣。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麼。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你既應了只得耐煩些。少不得替人家辦。也沒見這個人自己有為難的事。還有心腸。喝戲擺酒的。閑。賈璉道你可設麼。你明兒倒也問虛風姐。呸。異道。向誰。賈璉道。向你哥。鳳姐道。是他嗎。賈璉道。可不是。他還有誰呢。鳳姐忙向道。他又有什么事。叫你替他跑。賈璉道。你还在譯子裡呢。鳳姐道。真。這就奇了。我連一个字兒也不知道。賈璉道。你怎麼能知道呢。這件事。連太也和媽太也还不知道呢。頭一件怕太也和媽太也不放心。兩你身上又常嚷。所以我早到頭廬住。不叫裡頭。

知道說起來真可人惱你更不向我上也不便告訴你你打諒你哥上行事像个^嗎人呢你知道外頭的人都叫他什麼風姐道叫他什麼賈璉這時他忘仁風姐模樣的^唉他可不叫王仁叫什麼呢賈璉道你打諒是那个王仁是

忘了仁義元智信的那个忘仁哪風姐道這是什麼人這等刻薄嘴是遭塌人賈璉道不是遭塌他呀^唉是李素性告訴你^也便知道知道你那哥上的好處到底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呵^唉风姐想了一想道暖喲可是呵我還忘了

同你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嗎我记得年上都是宝兄弟去前者老爺陞了二叔那边送過戲來我还偷^嘿兒的說

二叔為人是最毒刻的比不得大舅太爺他們各自家裡還烏眼雞是的不^唉昨兒大舅太爺沒了你照他是個兄弟

他还出了十頭兒攢了十事兒^嗎所以他那一天沒走他的告辭^唉借们还他一班子戲省了就戚跟前落虧欠如今這麼草就

做生日也不知是什麼意思要理通你还作夢呢你哥上到京接着舅太爺的首尾就開了十吊他怕借们不知

搁他所以沒告訴借们弄了好几千艮子後來二舅噴着他说他不使一網打尽他吃不住了变了手法兒指着他

二叔的生日撇了十網想著再弄几千錢好打點舅太爺不生氣也不當就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這

丟臉你知道我起早為什麼如^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參了一本說是太舅太爺的虧空本口已故應着落其

弟王子勝姓兒王仁賠補命里兩口急了找了我給他們托人情我欠他们嚇的那個樣兒再者又關係太上和你

答應了想着我心挖理內廷都換點老來替辦或者前任後任柳移柳移偏又去晚了他進裡頭去了我向起來跑了兩趟他們家裡還那裡走戲擺酒呢你說上叫人生氣不生氣風姐听了便知王大所行如此但使素性要強護送听哥嫂如此說便道遇他怎麼樣到底是你的大舅男兒再者這件事死的大爺活的二叔都感激你罷了沒什麼說的。我們家的事少不得我做三下四的求你省了勞累別人受氣背地裡罵我說着眼淚便下來了掀開被窩一面坐起來一面挽頭髮而披衣裳要趕道你到不用這麼著是你哥不是人我並沒說你什麼況且我出去了你身上不好我起來了他們還睡著僕們老輩子有這個規矩麼你如今作好先生不貴事了我說了一句你就起來明兒我要嫌這此人難道你都替了他們麼好沒意思阿鳳姐听了這些話便把淚止住了說道天也不早了我也說起來了你這這麼說的你替他們家主心的辦了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獨為我就是太上皇也。呂歡慶聽道是了知道了大蘿卜還用屎灌平思道奶奶怎麼早起來做什麼那一天奶奶起來不是有時候兒呢爺也不知是那裡的邪火拿着我們出氣何苦來呢奶奶也算替爺淨穀了那一頭兒不是奶奶擡頭障不足我沒命把奶奶的不知吃了多少這拿手替奶奶辦了點子事況且剛會着好几層兒呢這怎麼拿糖作醋的起來也不怕人家寒心況且這也不單是奶奶的事呀我們起遲了原該爷爷生氣左右倒底是奴才听奶奶跟前坐着

身子累的成了個病色兒了這是何苦來呢說着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那寶璉本是一肚子悶氣那裡見得這好嬌妻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話呢便咲道數了等了罷他個人就歡快的了不用你帮着左右都是外人多早晚我死了你们就清淨了凤姐道你別嫌那個話誰知道誰怎麼樣呢你不死我还死呢早死一天早心淨沒說着又哭起來翠兒只得又勸了一回那时天已大亮日影橫窗翠兒不便再说站起來出去了這裡凤姐自己一起來正至梳洗忽见王夫人那边小了頭過來道太太說了叫向二奶奶過來太急那边去不去要如要去說叫二奶奶同着宝二奶奶一路去呢凤姐因方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意恨朴家不信爭氣又煥昨夜園中受了那一驚之臭在沒精神便說道你先回太上去了我還有兩件事沒辦清今日不能去況且他們那又不是什正經事宝二奶奶要去各自去罷小了頭答應着回去因覆了不在話下且說凤姐梳了頭換了衣服想了想虽然自己不去也便帶了信再者宝釵还是新媳婦出門子自然要去照應照應的於是便過到宝玉房中只見宝玉穿着衣服正在炕上兩个眼睛凹的看宝釵梳頭凤姐站在门口还是宝釵回頭看見了連忙起身讓坐宝玉也爬起来凤姐終咲嘻气的坐下宝釵因設麝月道你們晴雯二奶奶進來也不言語声只麝月咲著道二奶奶說裡進來就擰手足不叫言語底风姐因向宝玉道你还不走等什麼呢沒處這麼大人了还是這麼小孩子氣人家各自取笑你爬邊看什麼成

日家一塊子在屋裡還看不發嗎也不怕了頭行咁話說着味的喫又歟着他嘅嘴兒寶玉也有些不好意思
还不理会把丁宝釵直臊的滿臉飛紅又不好听著又不好说什麼只欠襲人端過來只得搭趣着自己遞了一袋烟
风姐咁着站起來接了過二林口你別管我們的事你快穿衣服罷宝玉一面也搭趣着我這个弄那個风姐道你
先去罷那裡有丁命等着奶奶们一塊兒走的理呢宝玉道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不如前年穿着太太送
的那件雀金泥好风姐因惱他道你為什麼不穿宝玉道穿著太早些风姐忽然想起自悔失言幸虧宝釵也
和王家是內親只是那些丫鬟们跟前已经不好意思了襲人却接着說道二奶奶还不知道呢就是穿得也还不穿
了风姐道這是什麼原故襲人道告訴奶奶们這位爺行的事都是天外飛來的那一年因萬太爺的
告老太已给了他這件衣裳誰知那一天就燒了我媽病重了我沒在床那时候还有晴雯林口听见说病着整給他
織織了一夜第二天老太太已微涼躺出来呢去年那一天上等天冷我叫焙茗拿了去給他換了谁知這位爺兄了這件衣裳
想起晴雯來了說我不穿了叫我借他取一輩子呢风姐不等说完便道你提晴雯可惜了她的那孩子模樣兒半死
都好就只嘴頭子利害些偏心的太已不听了那裡的語言活潑的把个大爺兄要了还有件事那一天我瞧见
廚房裡柳家的女人代女張翠叫什麼五兒那丫頭長的和晴雯脫了個影兒我心裡要叫忙進來後來我向他媽

他媽說是狠願意我想著玉二爺屋裡的小丫頭了我去找我還沒还他呢就托玉兒補過來四爺平兒說太太那裏說了凡像那丁樣兒的都不叫派到玉二爺屋裡呢我所以也就摘下了這如意玉二爺也成了家了還怕什麼呢不如我讓叫他進來可不知玉二爺處處不歡喜要想著晴雯只請見這五兒就是了玉本要走聽見這些話又歎了聲人道為什麼不歡喜早就要弄進來的只因太心的話說的信實罷了鳳姐道那麼著明兒我就叫他進來太后的跟前有我呢玉听了喜不自勝便走到贾母那边去了這裏宝釵穿牙衣服鳳姐兒他兩口恩愛僅僅想起要瞧方纔那種光景是害傷心坐不住便起身向宝釵哭道我和你到太上老君去能喫著出了房門一同來見贾母玉正在那裡回要母往過力上來去贾母點頭說過去罷只是少吃酒早些回來你身子便好些玉答應著出來剛走到院內又轉身回來向宝釵耳邊說了几句不知什麼玉釵說道是了你快去罷將玉催著去了這裡贾母和凤姐宝釵說了沒三句話只欠秋纹進來传说三爷打發焙茗回來送清二奶奶玉釵道他又忘了什麼又叫他回來秋纹道我叫下女同焙茗說是二奶奶忘了一句话二奶奶叫我回来告訴二奶奶若是去呢快些來罷若不去呢別在凤姐站着說的她贾母見姐弟一下站著的老娘女子了頭都暎了玉釵的臉上紅紅的秋纹啐了一口說道好个糊塗東西這也值的管庄帳上張口跑了來說秋纹也跟着回去叫小丫头去回馬大。焙茗一面跑着一面回頭道二奶奶我巴上他的件下

馬來叫回來沒我若不說回來對出來又罵我了一言會子說了他們又罵我那丫頭咬着跑回來沒了賈母向玉釵道你去眾省了他怎麼不放心說的玉釵站不住又被風姐逼着哭笑不好意思便走了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了來了給賈母請安賈母過了風姐坐著吃茶賈母固向他這一向怎麼不來大了道因這几日廟中作好事有几件活命夫人不時在廟裡起坐所以不得空兒來今兒特來四老祖宗明兒還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若高興也去隨喜隨喜賈母便向做什麼好事大了道前月為王夫人府裡不干淨見神見鬼的偏生那太太最向又看見去世的老爺因此昨日在我廟裡告訴我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保佑家口安寧亡者昇天生者獲福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太太的却說風姐素日最是厭惡這件事自從昨夜見鬼心中只是疑惑的如芒刺了大了這些話一覺把素日的心性改了平已有二不信意便向大了道這散花菩薩是谁他怎麼就能避邪除鬼大了見向便知他有些信意說道奶奶要向這位菩薩尋我告訴你奶奶知道是雨散花菩薩根基不淺道行非常生在西天大樹園中父母打紫為生養下菩薩來頭長三角眼橫四目身長八尺兩手拖地父母說這是妖精仗着水山背後了谁知這山上有二个得道支猢猻出來打食看見菩薩頂上白氣冲天虎狼遠避知這來歷非常便抱洞中撫養誰知菩薩帶了來的聰慧禪也會談與猢猻天上地下道來

禪院的天花散漫到了一千年後便飛昇了至々山上犹見淡往之处天花散漫所求必靈時常顯聖救人苦厄因
此世人從蓋了廟塑了像供奉着風姐這有什麼憑據呢奶奶又來搬了一個佛爺可有什麼憑據呢
就是撒謊也不過哄一哄人罷咧難道古往今來多少明白人都被他哄了不成奶奶只想惟有佛家香火應東不絕他
到底是祝國裕民有此靈駕人從信服阿風姐听了大有道理因道既這麼着我明兒去請你住廟頭可有錢我去求
一鑑我們的事鑑上批的出來我從此就信了大吉道我們的鑑最是靈的明兒奶奶去求一鑑就知道了索性通
既這麼着索性等到後日初一你再乞求設着大了吃了茶到王夫人各房裡去請了安回去不提這裡風姐勉強扎
擣着到了初一清早令人預備了單一馬車著平兒并許多奴僕來至散花寺大了爺丫鬟姑子接了進去獻茶
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那風姐也半心暗仰聖像一秉虔誠磕了頭舉起鑑筒默念的將那兒鬼事並身體不妥
等忙告了向後搖了三下只听唰的一聲筒中掠出一支鑑來于是取指起一看只見寫着第二十三鑑上大吉大忙看
鑑簿看時只見上面寫着王熙鳳衣錦還鄉風姐見這几十字吃一大驚忙向大了道古人也有叫王熙鳳的方大了道
奶奶通今特古的難道漢朝的王熙鳳求吉的這段事也不曉得周瑞家的在傍候道前年李婆娘還說這一回本來
我们还告訴他重着奶奶的名字不许叫死风姐笑道可是呢我倒忘了设着又瞧店下的馬的是

去國飄泊二十年 一入衣錦返家園 時採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行人至 音信遲 許宣和 拍再講

看完也不甚明白大了通奶奶太害這一戰乃得狠奶奶自幼在這裡長大何曾回南京去過如今為了外任或者接涼眷來順便回家奶奶可不衣錦還鄉了一面說一面抄了小籤往交與了頭風姐也半疑半信的大了擺了席東風姐只動了一動放下了要走又信了大了良大了苦苗不住只得讓他走了風姐回至家中一見了頭母王夫人等向起籤命人一解都欢喜非常或者老奶奶有此心階行走一輪也好風姐兒人也這麼說也就信了不至話下却話寶玉這日正睡午覺醒來不定寶釵正要問時只見寶釵進來寶玉問道那裡去了半日不見寶釵味道我給風姐瞧一回籤玉玉听说便問是怎麼樣的空籤才籤念了一回又道家中人人都沒好的換我看這衣錦還鄉四字裡頭還有原故後來再睛罷了寶玉道你又多疑了真解聖意衣錦還鄉四字從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七嘴八舌偏生你又看出疑故來了依你说這衣錦還鄉還有什麼別的解語寶釵正要解說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了婆子來請二奶奶寶釵立刻過去未知何事下四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二回 寧國府舟內病災侵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寶釵寶釵連忙過來請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已如願嫁了。你們作嫂子的大家周遭才兩事。他也是肯得罪人。將來這番家事都是你的擔子。」寶釵答應着。王夫人又說道：「還有件事，你三娘子昨兒帶了柳家媳婦的頭，來說補在你們屋裡。」寶釵道：「今日平兒見你，聽來說是太上和二奶奶的主意。」夫人道：「是你三娘子和我說，我想也沒要緊，不便駁他的。」只是，平兒那孩子眉眼兒上頭也不是丁狠安撋的。起先為宝玉房裡的丫頭狐狸足的，我擰了凜凜，那时候你也自然搬回家去的。如今有你，固然不必先前了。我告訴你，不過幽默神兒，就是丁你们屋裡就是龍。」平兒道：「那孩子还可以使得。」寶釵答應了。又說了几句話，便過來了飯。後到了探春那邊，自有一番殷勤勸慰之言，不必細說。次日探春起身，又來辭宝玉。宝玉自然難割，唯分探春倒情了。惜春道：「常大體的話，說的宝玉始而低歎，不語。後來轉悲作喜，似有醒悟之意。」惜春是探春放心辭別衆人，竟上轎，登程水陸舟車而去。先前衆姊妹都住在大观园中，後來贾妃薨後，也不修葺，到了花朝月夕，依旧相約玩要。如探春、玉、宝玉，病後不出屋門，益發沒有高興的了。所以园中寂寞，只有几家看园的人住着。

那日尤氏過來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臺車便從前年在園裡開通阜國府的那個使門裡走過去了覺得涼爽滿屋樹依然如一

席都種作園地一般心中悵然如有所失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發熱枕擣兩天竟躺倒了日間的發熱就可夜裡身熱異常便請了郎中來。賈珍聽了大夫看視說感冒起的如火燒住了一足陽明胃經所以諳諳不消如有所見有一大癩即可安身尤氏服了內剷並不稍減更加發起紅來。賈珍著急便叫賈蓉來打聽外頭有好醫生再請人。賈蓉道：「已勇公答回過前史這丁大夫是最與時的了。只怕我母親的病不是藥治得好。」賈珍道：「說不吃藥難道由他去罷。」賈蓉道：「不是說不治為的。」及前日即刻往西府去回來是穿著園子裡走過來的一剎那就身上發燒別是燈客着了風外頭有了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狠癩不如請他來算一卦。有信兒呢就依著他要是不中用再請別的好矣。賈珍听了即刻叫人請來坐在書房內喝了茶便說：「我不知占什麼事？」賈蓉道：「有病請教卦。」毛半仙道：「況如此辰午水爻辛沒下爻，未讓我起出二課來看就是了。」時下人安排定了他便忙裡掏出卦筒來走到上頭卷起袖口作了一個揖手內搖著卦筒曰：「裡念道伏以太極兩儀細體爻應圓吉出而變化不窮神聖作而誠求必應。茲有信使賈某為因母病虛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先生鑒臨在上誠感列靈有吉報凶有吉報吉先請內象三爻說著將筒內的錢倒在盤內沒有虛的只一爻就是爻拿起來又搖了一搖倒出來還是單第三爻又是爻檢起錢來嘴裡說是商爻已示更請外象三爻完成卦出來是單拆單那毛半仙拆了卦筒和銅錢便坐下向道：「請坐讓我來細的看。」這卦乃是未濟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切財晦氣是一定該有的。」